

· 旧籍新刊 ·

史记会注考证驳议

鲁实先·著

岳麓书社

11(4)/30

1324041



史记会注考证驳议

鲁实先·著

2007/17

岳麓书社

点 校：俞樟华

审 订：廖海廷

责任编辑：胡渐逵

装帧设计：胡 勇

史记会注考证驳议

鲁实先 著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*

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50,000 印张：6.375 印数：1—2,100

书号：11285·80 定价：1.35元

園於此與身而少奇才言賢明而為
 為若也也甚為河海之流何年不有
 碩望曰：道弘此後言以補 亦世區 流川注
 牙後始也然後分拆新亦之必千新·原在
 元區海之然其雲持矣可滿波風初却
 後海料才登望幾一聲一書亦家通也

東漢 吳郡 吳縣 郭沫若 題詞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郭沫若 題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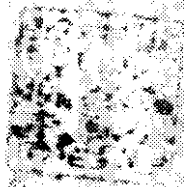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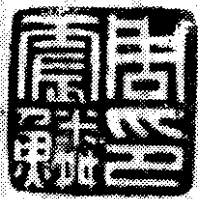


郭沫若為原書題詞

寶笈叢書之一

一史記會注及證駁議

周震麟題



周震麟为原书封面题字

出版说明

《史记会注考证驳议》为史学家、历法家鲁实先教授于三十年代后期所著。

鲁实先教授系湖南省宁乡县人，生于一九一三年。他自幼聪颖过人，少负不羁之才，入长沙明德、大麓中学就读，因不满校规，故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。其父闻此，震怒不已，令其返梓，聘师教导。嗣后父官杭州，即命他随同前往，下帷攻苦，并从几位国学大师学经史，又于文澜阁观《四库全书》。一连数载，他潜心研读中国古史，获益匪浅，心得良多，因而于弱冠操觚著书，并以其著作请益于国内硕学鸿儒。杨树达先生叹其精博，推荐于陈子展教授。其时陈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，鲁因入该校任教授，该校师生以“娃娃教授”称之。

鲁实先教授于解放后去香港、台湾大学任教，继续研究文史，从事著述，其门生广布香港、台湾、日本等地。一九七七年，病逝于台湾。

《史记会注考证驳议》一书，于一九四〇年由湖南长沙湘芬书局印行。为了方便读者，此次重印，除将全文分段、标点外，又增添了目录，且于文中加上了相应的七个标题。对于原书排印时文字上明显的讹误，我们作了更正，但对作者的笔误，则未予一一改正，特此说明。

编者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目 录

题词	郭沫若	(1)
关于郭沫若题词的一点说明	廖海廷	(2)
序	杨树达	(3)
再版序	廖海廷	(6)
史记会注考证驳议	鲁实先	(9)
一、体例未精		(9)
二、校刊未善		(13)
三、采辑未备		(25)
四、无所发明		(29)
五、立说疵谬		(74)
六、多所剿窃		(188)
七、去取不明		(190)
跋	朱守一 廖海廷	(193)
校读识语	张仲阳	(197)

郭沫若题词

国族将兴，有多少奇才异质。纵风雨飘摇不定，文华怒茁。洹水遗龟河洛文，流沙坠简《春秋》笔。看缉熙日日迈孙_{治让}章_{炳麟}，前无匹。洸川注，夸劳绩。《鹏鸟赋》，难分析。赖发蒙千载，庚辰元历。衡岳精灵撑突兀，潇湘风韵扬清激。料方壶定感一声雷，震遐邕。

奉赞《史记会注考证驳议》 调寄《满江红》

民国十九年七月廿四日郭沫若拜题

关于郭沫若题词的一点说明

右鼎堂(沫若)先生题词一阕，词云：“看緝熙日日迈孙章。”按陈铭德主编之重庆七月二十九日《新民报》载此词，作“看緝熙日日迈乾嘉。”《新民报》较此词迟五日，盖郭先改定之稿也。所云“洹水遗龟河洛文”，谓此篇之释殷虚卜辞也。所云“流沙坠简春秋笔”，谓此篇之考汉简及《春秋》鲁昭公十七年日食也。可知二语并非泛指。而先生之学，殆非孙章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法相可以范围也。当以作“乾嘉”者为是。兹依《新民报》所载移录左方。

廖海廷识

序

太史公以整齐百家之旨著《史记》一书，虽不免时有牴牾；然体大思精，固百世不刊之作也。清代学术郅隆，诸儒锐意整齐古籍，群经率有新疏，周秦诸子亦多校注，独于史公书未有网罗众说，为之整比者，岂以其书博大精深，未易致力邪？抑以偏重群经，遂未暇及此邪？

往者余设教于清华大学，尝以此书授诸生。闻倭奴国人有为《史记会注考证》者，亟购求读之，则纰缪简陋，不足一观。既病前人成说散在各书，不易寻览，乃令诸生取清儒及近人专著数十种，逐条制为总目，盖欲先成长编，以为他日整比之资也。人事卒卒，人力日力，皆苦不给。所谓总目者，第置之篋衍中，未暇续为，心颇以为憾也。

二十六年春，余居北平，宁乡鲁君实先以其所撰《史记会注考证驳议》一文贻余。余读之，叹其精博无涯涘，则大喜。谓整理史公书，今得其人；余长编虽不就，可以无憾矣。既复书于君，赞其盛业。未几，余以亲病南归，归不二月，而芦沟桥之难作。兵氛漫天，胡尘匝地，余流离转徙，不遑宁居。既久不得君息耗，不知君飘泊何所，著作之进复何如，心未尝不时时念之也。顷者，得君宁乡道林山中书，道国难后归里，尝再访余于长沙，皆不值；而《驳议》一文，则已扩为一巨帙。以印本邮之余，殷殷属序其

端。余急发而读之，知君独得固至多，而尤邃于律历。语其尤至者，得三事焉：

古今治历者，大都以当时之历逆推古先朔蚀。然岁实既有消长，气朔复有参差；第据一时之历以推前古，更时绵远，恒多凿枘。蚀分多寡，见蚀加时，缘里差有不同，致九域而各异。《时宪历》以前，大都立法粗糲，不易推寻。君则于《春秋》鲁昭公十七年日食一事，以古代历法五十余种，详事推核；于蚀分加时之数，又据《时宪历》细为案覆。通用古今历法考核一事，左右逢源，信可谓超越前儒古今独步者矣。此一事也。

宋《会天历》术数阙佚无存，清儒元和李尚之推补二数，既乏说明，又不详推算之术；遂令天水一朝成法坐致阙如，学者以为憾事。君则详为摭摭，使一代典制晦而复章。又可谓善于索隐探赜，拾遗补阙者矣。此二事也。

《庚辰元历》，先儒未及。君博综往籍，定其即为《春秋·鲁历》。覃精沈思，创为新解。以释贾生《鹏鸟赋》单阙之岁，昭若发蒙，前说纷纭，顿成词费，又所谓闭门造车，出而合辙者也。自馀妙义夥颐，未能殫述。大抵君之立说，乍视若至可惊，有如云中天马，破空而来，不可逼视，及其广征博引，枝叶扶疏，又如钱塘江潮，万头俱至。究其归极，则夷然涣然，皆人人意中所欲出也。

盖君朝夕读书于文澜阁者数年，既又历幽蓟，涉汴洛，于公私书藏涉览殆遍。所涉既博洽无类矣，而又益之以精思眇虑，故其所得，突过前人，远出侪辈，有如此也。抑闻君年未及壮，精力过绝于人，涉览之暇，将取史公全书爬梳而剔剗之，盖欲今后之治迁书者不能不以君书为始事。呜呼，何其伟也！若倭奴国人之书者，有如秋风槁叶，分归陨落，君知之固甚明。而君之为

此者，以偶触其书，姑以为述作之发端而已，非欲屑屑与彼争短长也。

余学无心得，于律历之术尤茫然无所通解，自愧不足以序君书。顾惟年事渐老，以得及见君之伟业为幸；又窃喜列名简端，得藉以有传也。因摭君书之大者，掣要言之。其于君书之美，固未能尽其百一也。

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，长沙愚弟杨树达序于辰谿龙头脑山居。

再 版 序

曩者芦桥事变，禹域腾烟，鲁君实先自白下避地归来，与敝庐相距仅廿里之遥，用是过从甚密，相与讨论古今述作之得失，同心断金，如鱼得水。继而从君习古历之学，通其平气朔者，凡六十余家。于时君撰《史记广注》，附录四表，其一曰《五十八历古史天象纪年》，余所步算者也。先是日本泷川龟太郎积数十年之力，著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一书，自以为史公义蕴，尽在于斯，而彼邦亦谓为空前之作。君则以为舛误甚夥，爰举七事，作《驳议》一文，公诸当世，海内外学者无不服其精博，泷川亦复书称善，誉为秀才，自是崭然露头角矣。君固弗怍，陆续补苴，已而扩充为一巨帙。岁次庚辰，余为校勘，写成定本，并撰古体长诗以跋其后。旋付梓人，杀青甫就，抢购一空。未几获故中央研究院奖状，然措词泛泛，非真知音者。迺闻泷川之书，水泽利忠为之校补，未审于鲁君《驳议》诸条，有采纳否也。

吾湘自道光以还，硕学鸿儒，更仆难数，类皆学靡师承，异军突起，君亦不异是。然气禀有偏，雅不好宋儒之学，而有灌夫骂座之风。于书则无所不窥，归依乾嘉诸子而不为其所囿，可谓知方者矣。古历之学，卓尔成家，以视梅文鼎、李尚之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若“九宫行碁历”，董峻、郑元伟“甲寅元历”积年缺佚，在昔畴人，无能补益，君冥思苦索，乃据天元调一术，推得其真，实属难能可贵，此一例也。又若董作宾氏据残甌之甲骨文字，分为五期两派，撰《殷历谱》，虚构晚殷史实。傅斯年（故

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)序之。董氏于古历之学，所知甚少，爰拾甲文某数，定为岁实，又谓此岁实为地球公转一周有半之积分，然核以古今历法，则无一相符，而董氏以此为“真殷历”，实则误矣。先是董氏以其体例商之于君，君乃尽言以昭忠告。君以为先秦之时，历术粗犷，抑且文献无征。春秋之历，至为凌乱。天王正朔，侯国未必奉行。其置闰也，归馀于终，不以无中为准。失闰再失闰，《左传》已有明文。共和元年以前，帝王享国永短，古史无稽，下距年数，亦无从知晓，纵有巧历，不能算也。迹其所言，可以破执著，实董氏之诤友也。而董氏全然不顾，著成是书，傅氏序中，亦以董氏之说为是。君于是操觚著文，以驳傅序，复作《纠诤》，以斥董书之讹，持之有故，悉中肯綮，是非既明，而争鸣亦息。陈公子展曾作《龟历歌》以记其事，至今士林，传为佳话。此二例也。

君博学妙悟，文采斐然，杨遇夫先生以为亭林、百诗，近在闾里；郭沫若先生以为超越乾嘉大师，洵非溢誉。著书甚多，稿本多散佚，良可惜也。及讲学海外，黉舍诸生，无不爱戴。于其卒后，醵资铸铜像以寄瞻仰之思。呜呼！盛矣，蔑以加矣。

《驳议》一书，流行日少，世人罕觐。顷者，岳麓书社为保存乡邦文献计，拟再版问世，以余知君之为人，属为一言，以弁其首。余虽不敏，其曷敢辞？今君墓有陈根，余亦垂然老矣，何能有为！回溯四十年前，书斋剪烛，夜雨论文，不胜寝门之恻云尔。

公元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大雪节廖海廷书于湘潭大学无住生心室

史记会注考证驳议

日本泷川资言，著《史记会注考证》，中年执笔，皓首成书，怀铅握槧，经历廿年，可谓勤矣。愚观其书，不免有失，较言其略，有七事焉：

一、体例未精

一曰体例未精也。愚以为补注《史记》当仿裴氏注《三国志》、颜氏注《前汉书》之例，合史事与训诂为之，庶几蔚为大观。泷川盖依王先谦《两汉书补注》之例。王氏本稗贩之徒，《后汉书》尤疏略不足齿，然其以酈元《水经》疏证《地理志》，颇以此见知于学者。泷川之书，曾无是善，拙撰于史事略师《绎史》之意，特更加详，复增考释四部之书，有征必采，下至方志家乘，旁及异邦典籍，豫是有益，靡不参稽。释道之藏，所言史迹，要皆妄作，晋宋以来，已肇其端，《老子化胡经》、孔子《闭房记》、孔

安国《秘记》之类是也。) 遑论唐宋。今所传道藏，已非杜光庭旧本（杜光庭所撰《道经》，焚于汉永平时，见宋真宗御注四十二章经注焚经台诗），类多王钦若伪为。吾儒之书，唐宋之间，已多小说家言，《太平广记》其巨藪也。诸如此类，概屏弗录。窃以左图右史，便于省观，有裨史学。古人为是者，以不便剗削，大氏失传，以是阙而勿作。正史之表，亦所以便寻检也，其用意与图等。愚以为宜于《太史书》外，别加附录，其类有四：

曰图表也。（若重野安绎、杨守敬《古代沿革图》、卢彤《古代战争形势图》、欧阳纕《历代战争图》、邹伯庚《春秋战国图》、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之类，皆当参互考证，去其违悞，臻于精详。近世古历天象之学，梅文鼎、钱大昕、李尚之最有能名；姚文田、罗士琳、邹伯奇、江声、戴震、陈澧、王韜、陈松、叶燮、施勤、成蓉镜、包慎言、董祐诚、黄炳垢、吴之英、徐文靖、徐有壬、华湛恩、陈懋龄、陈厚耀、徐朝俊、张宗泰、范景福、施彦士、吴守一、朱兆熊、顾观光、汪日楨、刘师培之流，皆有所作。诸家不有大谬，必有小疵。或待补苴，或须匡正。愚于古历，凡所作述，皆能自成一家。按之故籍，成证确然。证以西法，无不眇合。爰别撰《二十八宿分部图》、《中西对照恒星图》、《天官书星象图》、古《黄帝》、《颛顼》、《殷》、《周》、《鲁》、《太初》、《乾凿度》、《三统》、《元和》、《乾象》诸历《朔闰谱》、《五十八历古史天象纪年表》，所以备三统之义也。）

曰金石也。（赵宋逮于前清，金石之书，不胜缕数。大都著录铭文，不详器制；其图器制者，略具轮廓，未覩真形。今仿日本梅原末治《铜器精华》、住友氏、泉屋清赏《白鹤帖》之例，